



天宋文鑑卷之九十二

序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捕魚圖序

離騷新序

送田承君序

孫莘老易傳序

論語解序

趙氏金石錄序

泰山秦篆譜序

新校楚辭序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張

晁

晁

鄒

游

謝

劉

劉

黃

張

補之

補之

浩

醜

良佐

跋

跋

伯思

耒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褻倉而馳吏士無入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為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藏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繞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况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游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楠杙輪輿輻輳巨細強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雷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為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欣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于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為詩章古文後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

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為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勉以隨入今一為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響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父子仰食於我欲不為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為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造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為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惟食與人者掌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焉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為害不既多乎故隕霜

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元祐七年仲春十一日書

捕魚圖序

晁補之

古畫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草也紙廣不充幅長文許水波渺瀰洲渚隱隱見其背岸木葭蒹向搖落草萋然始黃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蓋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兩人挽舟循涯一人篙而下之三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時有擁袖者前揚鞭顧後攬轡語袂翩然者僅負囊尾馬背而荷若擁鼻者三人屈竹為屋三童子踞而起大網一童從旁出者縛竹跨水上一人立旁維舟而下有篙者方舟而下四入篙而前其舟坐若立者兩童子曳方吾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巾而依蘆蔭坐沉大網旁篙屈竹為屋縛竹跨水上童子跪而起大網者一人屈竹為屋前有

瓶盃可見者篙者漿者俛下罩者三人皆笠力舟載大網竹且漁兩兒兩蓋依蘆蔭坐有巾而顧出網中得者縱操楫一人縛竹跨水上顧而語前有盃盃者方舟載大網出網中得者縛竹跨水上兩兒沉大網旁維艤者兩人篙其舟甚力有惟幙坐而濟若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顧三童子若飲食若寐前有盃盃者一人推葦間童子俛而曳循涯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不過五六里若百里千里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言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云帝子降兮此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謂便若湖湘在目前思頃時歲晚道吳江如此漁者男子婦女童稚舟楫梁笱網罟罾罩紛然在江然其業廉而事佚故無市廛爭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去國其色無別恨矣以異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出之欲模寫

無善工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識之類川鬼補之序

離騷新序

鬼 補之

先王之盛時四詩各得其所王道衰而變風變雅作猶曰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舊俗之亡惟其事變也故詩人傷今而思古情見乎辭猶詩之風雅而既變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則騷風變雅之詩王迹未熄詩雖變而未亡詩亡而後離騷之辭作非徒區區之楚事不足道而去王迹逾遠矣一人之作奚取於此也蓋詩之所嗟歎極傷於人倫之廢衰刑政之苛而人倫之廢刑政之苛孰甚於屈原時邪國無人原以忠故欲返幸君之一悟俗之改也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與夫三宿而後出畫於心猶以為速者何異哉世衰天下皆不知止乎禮義故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而原一人焉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辭止乎禮義可知

則是詩雖亡至原而不亡矣使後之為人臣不得於君而熱中者猶不懈乎愛君如此是原有力於詩亡之後也此離騷所以取於君子也離騷遭憂也終繫且貧莫知我艱此門之志也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小弁之情也以附益六經之教於詩最近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義然也又班固叙遷之言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司馬相如雖多虛辭監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比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雅以謂猶騷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騷乎固善推本知之賦與詩同出與遷意類也然則相如始為漢賦與雅皆祖原之步驟而獨雅以其靡麗悔之至其不失雅亦不能廢也自風雅變而為離騷離騷變而為賦譬註有沱乾肉為脯謂義不出於此特異然也傳曰賦者

古詩之流也故懷沙言賦摘頌言頌九歌言歌天問言問皆詩也  
離騷備之矣蓋詩之流至楚而為離騷至漢而為賦其後賦復變  
而為詩又變而為雜言長諷問對銘贊操引苟類出於楚人之辭  
而小變者雖百世可知故參取之曰楚辭十六卷舊錄也曰續楚  
辭二十卷曰變離騷二十卷新錄也使夫緣其辭者存其義棄其  
流者反其源謂原有力於詩亡之後豈虛也哉若漢唐以來所作  
非楚人之緒則不錄

送田承君序

鄒浩

熙寧元豐間外部貴人爭違義以示寵其視夫家之赤子甚於蒿  
萊芟夷焚燎極其力而後已蓋所謂矢匠隄恐不傷人者遂使覆  
露之恩輒返遛不下於是諫官御史森上在廷禁不敢出一語為  
社稷計况分職其部中者乎其脇於名分相與影響固不足深貴

其慷慨建明屹如勅敵壓之以山立而首不屈駭之以雷霆而色  
不變知保吾赤子以對揚天命而已可不謂賢哉僕所得者二人  
其一揚州江都令羅適見而得之者乎其信州弋陽令董敦逸  
聞而得之者也嗚呼天下幾路列郡幾城縮銅章以據百里者幾  
人僕勤上訪焉不滿三數其難矣哉又羅公之在江都也其始邑  
人固有欲殺之者矣在左右固有毀之者矣鄰封固有唾之者矣  
未幾唾之者自媿其不能也毀之者不覺譽出言其口也欲殺之  
者日懼其不久留也相率圖其像築室而祠之皆承君作尉時熟  
於聽覽且嘗信眉抵掌為僕劇談恨不與為僚者也承君貫古今  
每笑俗儒貴耳而賤目今治西河也肯捨江都之所得而遠慕卓  
魯乎苟思民有赴愬而不獲伸甚於子之沉下僚而持衡者不察  
也思民有窘於衣食之謀甚於子之待次而無以自裕也思民有

流離蕩折而不安其居甚於子之侍老携幼往返千萬里也將見  
異時報政不獨踵繼于羅公又與西門豹史起相望無愧作焉邑  
之士果有文學如子夏者乎僕知其為子作頌果有行義如段干  
木者乎僕知其啓戶持謁願交於下風子之祖子方果不昧亦且  
陰自喜曰吾苗有人

孫莘老易傳序

游 酢

易之為書該括萬有而一言以蔽之則順性命之理而已陰陽之  
有消長剛柔之有進退仁義之有隆污三極之道皆原於一而會  
於理其所遭者時也其所託者義也其所致者用也知斯三者而  
天下之理得矣斯理也仰則著於天文俯則形於地理中則隱於  
人心而民之迷日久不能以自得也冥行於利害之域而莫知所  
向聖人有憂之此易之所為作也伏羲象之而八卦成文王重之

而六爻具周公繫之辭仲尼訓其義自伏羲至于仲尼則易之書  
不遺餘旨矣蓋將領天下於中正之塗而要於特措之宜也居則  
觀象則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以研心則慮精以應物則事舉天  
且助之人且與之而何凶咎之有故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  
因貳以濟民行此四君子之用心也孫公莘老少而好易常以是  
行已亦以是立朝或進或退或語或默或從或違皆占於易而後  
行也晚而成書辭約而旨明義直而事核又將與學者共之蓋亦  
先聖之所期豈徒為章句以自名家而已此先生傳易之意也學  
者宜以是觀之

論語解序

謝 良佐

天下同知尊孔氏同知賢於堯舜同知論語書弟子記當年言行  
不誣也然自秦漢以來開門授徒者不過分章析句爾魏晉而降

談者益稀既不知讀其書謂足以識聖人心萬無是理既不足以  
知聖人心謂言能中倫行能中慮亦萬無是理言行不類謂為天  
下國家有道亦萬無是理君子於此盍闕乎蓋溺心於淺近無用  
之地聰明日就雕喪雖欲讀之顧不得其門而入也聖人辭近而  
指遠一本蓋其辭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以一無索之於訓詁  
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他一作昔日識其面今日見一作識  
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為一作坐是故難讀今試以  
讀此書之法語諸君焉勿以急淺近而忽勿以為太高而驚勿以  
為簡我而忿且怒勿以為妄誕而直不信聖人之言不可以訓詁  
形容其微意今不復撰次成文直以意之所到辭達而已矣蓋此  
書存於世論其切於用而收近效則無之與道家使人精神專一  
之學西方見生之說並駕爭衡孰全孰駁未易以口舌爭也談天

語命偉辭雄辯使人可駭可慕曾不如莊周列禦寇曼衍之言籠  
絡萬象葩華百出讀之使人壘也厭曾不如班馬雄深雅健之  
文正名百物分辯六氣區味別性可以愈疾引年曾不如黃帝岐  
伯之對問神農之藥書可以資聽訟折獄可以飾簿書期會曾不  
如申韓之刑名陶冶塵思模馮物態曾不如顏謝徐庾流連光景  
之詩以至神性卜相之書書數博奕之技其皆可玩獲售於人而  
此書乃一無有也欲使敏秀豪俊之士留精神於其間幾何其不  
笑且受侮與邈乎希聲一唱而三嘆誰其聽之淡乎無味酒元而  
俎腥誰其嗜之雖家藏人有不委塵埃者幾希矣余昔者供灑掃  
於河南夫子之門僅得毫釐於句讀文義之間而益信此書之難  
讀也蓋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  
安禮惟近似者易人也彼其道高深溥博不可涯矣如此儻以童



心淺智窺之豈不太有廷庭乎方其物我太深曾中矛戟者讀之謂終身可行之恕誠何味方其脅有諂笑以言鮪人者讀之謂巧言令色寧病仁未能素貧賤而恥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蔬食飲水曲枕而枕之未妨吾樂注心於利未得而已有顛冥之患者讀之孰信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過此而往益高深矣可勝數哉是皆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惟同聲然後相應惟同氣然後相求是心與是書聲氣同乎不同乎宜其卒無見也是書遠於人乎人遠於書乎蓋亦勿思爾矣能反是心者可以讀是書矣孰能脫去凡近以避高明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是人雖未必中道然其心當廣矣明矣不雜矣其於讀是書也能無得乎當不惟念之於心必能體之於

身矣油然內得難以語人謂聖人之言真不我欺者其亦自知而已矣豈特慮思之效乃力行之功至此蓋書與人互相發也及其久也習益察行益著知視聽言動蓋皆至理聲氣容色無非妙用父子君臣豈人能秩叙仁義禮樂豈人能強名心與天地同流體與神明為一若動若植何物非我有形無形誰其間之至此蓋人與書相忘也則向所謂辭近而指遠者可不信乎宜其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好惡取捨之相遼也學者儻以此言為可信則亦何遠之有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是豈貞不可得而聞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惡得而隱哉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曠聖人亦惡得而顯哉宜其

二三子為有隱乎我者也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捨此書其何以見之哉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豈非閱博明允君子哉諸君可無意於斯乎

趙氏金石錄序

劉跋

東武趙明誠德夫家多前代金石刻攷歐陽公集古所論以考書博諸家同異訂其得失著金石錄若干卷別白抵牾實事求是其言斤斤甚可觀也昔文籍既繁竹素紙札轉相謄寫彌久不能無誤近世用墨版模印便於流布而一有所失更無別本是正然則謄寫模印其為利害之數略等又前世載筆之士所見所聞與其所傳不能無同異亦或意有軒輊清流事遷則道離失實後學欲窺其罅搜抉證驗用力多見功寡此雖校之士抱槧懷璧所以汲汲也昔人欲判定經典及醫方或謂經典同異未有所傷非若醫

方能致壽天陶景亟稱之以為名言彼哉卑陋一至於此或譏邢邵不善讎書邢曰設書思之更是一適且別本是正猶未敢曰可而欲以思得之其訛有如此者惟金石刻出於當時所作身與事接不容偽妄皎皎可信前人勤渠鄭重以遺來世惟恐不遠固非以為夸而好古之士忘寢廢食而求常恨不廣爾豈專以為玩哉今登泰山觀秦相斯所刻退而按史遷所記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夫者九字以此積之諸書浩博其失故可勝言而信書之人守目所見知其違戾猶弗能深考猥曰是碑之誤其殆未之思乎若乃庸夫野人所述其言不雅馴則望而知之直差易耳今德夫之藏既甚富又選擇多善而探討去取雅有思致其書誠有補於學者亟索余文為序竊獲附姓名於篇末有可喜者於是乎書

泰山秦篆譜序

劉跋

史記載秦始皇帝及二世皆行幸郡縣立石刻辭令世傳泰山篆字可讀者唯二世詔五十許字而始皇刻辭皆謂已亡莫可復見宋丞相芑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泰山摸得墨本以慶曆戊子歲別刻新石親作後序止有四十八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亦言友人江鄰幾守官奉高親到碑下纔有此數十字而已余以大觀二年春從二三鄉人登泰山宿絕頂首訪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礱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處人常所為榻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尤殘缺敲闢人不措意余審觀之隱隱若有字痕刮摩垢蝕試令摸以紙墨漸若可辨自此益使加工摸之然終意其未也政和三年秋復宿岳上親以氈推從事校之他本始為完善蓋四面周圍悉有刻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南

起以北東南為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每行字數同而每面行數乃不同如此廣狹不等居然可見其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行是二世詞以史記證之文意皆具計其缺處字數適同於是泰山之篆遂成完篇宋歐陽二公初未嘗到惟馮工匠所說無足怪入多以二公為信故亦不復詳閱余既得墨本并得碑之形象制度以歸親舊聞之多來訪問倦於囊報乃為此譜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可讀者百四十有六今亦作篆字書之其毀缺及漫滅不可見者七十有六以史記文足之注其下譜成揭壁間久幽沈晦之迹今遂歷然秦至無義不足論然李斯小篆古今所師經千三百有餘歲而復彰茲可尚也如親輶遠黎史作親巡遠方黎氏金石刻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聽作聖陸作垂體作禮昆作後則又史家

差設皆當以碑為正其曰御史大夫者大夫也莊子曰且而屬之  
夫夫衛宏曰古文一字兩名因就注之史記於瑯琊臺刻石備列  
從臣名氏余家所收瑯琊殘字亦有五夫字然則夫從一大因不  
復重出歟

新校楚辭序

黃伯思

漢書朱買臣傳云嚴助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說之王  
褒傳云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為楚辭者九江被公等楚辭雖肇  
於楚而其目蓋始於漢世然屈宋之文與後世依放者通有此目  
而陳說之以為唯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後人效而繼之則曰楚  
辭非也自漢以還文師詞宗慕其軌躅擣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  
亦寡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  
辭若此只羗諱蹇紛侘傺者楚語也頌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

也沅湘江澧脩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葍蕙若蘋蘅者楚物也  
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漢以還去古未遠猶有先賢風槩而近世  
文士但賦其體韻其語言雜然粵事兼夷夏而亦謂之楚辭失其  
指矣此書既古簡冊迭傳亥豕帝虎舛午甚多近世秘書丞監美  
叔獨好此書乃以春明宋氏趙郡蘇氏本參校失得其子伯以叔  
予又以廣平宋氏及唐本與太史公記諸書是正而伯思亦以先  
唐舊本及西都留監博士楊建勳及洛下諸人所藏及武林吳郡  
槩本讎校始得完善文有殊同者皆兩出之案此書舊十有六篇  
并王逸九思為十七而伯思所見舊本乃有楊雄反騷一篇在九  
歎之後此文亦見與九思共十有八篇而王逸諸序並載於書末  
猶古文尚書漢本法言及史記自序漢書叙傳之體駢列於卷尾  
不冠於篇首也今放此錄之又太史公屈原列傳班固離騷傳序

論次靈均之事為詳故編于王序右方陳說之本以劉勰辯驗騷  
在王序之前論世不倫故緒而正之而天問之章辭嚴義密最為  
難誦柳柳州於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宏傑異析理精博  
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辨事以其所對別附於問庶幾覽  
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苟為艱深也自屈原傳而下至陳說之序  
又附以今序別為一卷附十通之末而目以翼騷云至於屈原行  
之忠猶文之正變事之當否固皆賢之所詳僕可得而略之也

大宋文鑑卷之九十二

大宋文鑑卷之九十三

論類

君臣論

徐鉉

持權論

徐鉉

師臣論

徐鉉

勸農論

高錫

斷論

田錫

原古

賈同

原祭

鄭褒

厚孝

陳堯

君臣論

徐鉉

君人者推赤心以接下者也臣人者推赤心以事上也上下交

感政是以和故大易之義在上者其道下降在下者其道上行則曰天地交泰上者自居其上下者自居其下則曰天地不交否則為上而下降甚易為下而上達甚難何者君人者其勢足以行人之道其貴足以顯人之德其富足以聚人其義足以感人賢人君子望景而歸之理自然也苟不逆之可矣又況於禮致之者哉故齊桓之德薄也猶能使管仲受執甯戚扣角况聖君乎此易之效也人臣者在貧賤之中處踈遠之地有上下之隔有左右之蔽自媒則有暗投之患因人則無苟合之譽禮秩之不足則不肯進也况不禮之哉故以仲尼之聖懷救世之心歷聘七十而不一遇况常人乎此難之效也然則士之失君所喪者富貴耳莊老吏隱於陵躬耕商皓采芝君平賣卜未失其所以為士也君之失士或喪既安之業或敗垂成之功紂陪于京萬流于彘魯哀奔吳項羽

屠裂則矣其所以為君也聖帝明王鑒其若此故在已以下士徒誠以接物軒轅問道於下風唐堯求賢於側陋周公吐餐於白屋漢祖輟洗於布衣况朝廷之臣乎夫朝廷之臣位有前後任有小大至於君臣之分誠心所感其揆一也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卿士大夫各居其位所謂周行也言周行之中皆所懷之人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民大疑大政也庶民猶與焉况羣臣乎此治世之主至公之義也世之衰也踈公卿而親近習憚君子而狎佞人親而狎之也以為腹心踈而憚之也以為仇敵於是政出於羣小而責及於大臣如此而不亂未之有也君子之事上也近之不敢佞遠之不敢怨受命無二慮臨難無苟免小人之事上也遠之則憾近之則比受命則顧望臨難則幸生人君不能熟察也以為我之所親彼亦盡忠我之所踈彼亦懷二於

是聽鑒惑於外精神滑于中及亂之來也小人無忘生之節君子非死難之所楚靈殞於乾谿二世弑于望夷而莫之救也其所由者自私與自勝也有私故慙與君子言自勝故憚與君子言此小人所以易見親君子所以易見疎也夫亡國非無賢臣亂主非獨坐於堂上也用心之不一也書曰一哉王心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人君用心一則賢臣知所從矣

持權論

天下所以奉者君也君之所以尊者權也權者非他也賞罰而已矣賞公則當善而為善者進矣罰公則當惡而為惡者進矣若然則君子在位小人在野而權不在公室者未之有也中才之君知賞罰之權不可失而不知所守之之道欲人之懷已也則必賞自我出欲人之畏已也則必罰自我行此亂之本也老子曰為者

敗之執者失之賞罰者受之於先王行之於有司人君正其本遏其淫而已苟自為之而自執之其與幾何尚書數堯之德曰聰明文思及其舉舜也則四岳師錫堯曰予聞如何朕其試哉夫堯既聞舜之行賢猶待四岳舉然後登用此則賞不必已出也周公作萬代之典設三聽之法衆聽則殺之衆疑則赦之此則罰不必已出也漢高祖氣吞羣雄威振海外然而不敢以私忿誅季布不敢以私惠賞丁公秦始皇親治庶務以衡石自程羣臣莫得專任而秦漢之成敗豈不明哉然則賞罰在於公不在於自執必矣魏晉已降創業之君才略冠世功勳震主既當失政之代遂踐數終之運後世人君懲其若是故憎疾勝已誅鋤高名所謂同歸於亂者也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及退而有憂色曰楚國之大而羣臣莫吾及吾國其亡乎此所以飲馬於河也漢高祖自謂不如

宋文鑑卷之三  
論  
三傑而能用之所以有天下也梁武在雍州時破魏將王肅得其  
巾箱書見魏帝手勅曰吾聞蕭衍善用兵勿與聞其威名如此及  
其為帝也乃用臨川王宏貞陽侯明為將在竟陵府時與謝朓王  
融之儔齊名及其為帝也乃用陸驗石琚為心膂何者患其失權  
貪其易制曾不知亡國之釁始基於此也夫權者非謂其強臣專  
政王命不行前邀九錫後徵殊禮也蓋人君有偏聽焉有偏好焉  
偏聽則朋黨有所附矣偏好則奸邪有所入矣朋黨勢固姦邪在  
側人主以不聞過為賢不違命為治如是則賞罰者朋黨之所為  
而假手於人主矣當時之人知其如此亦且棄正義而事朋黨皆  
公室而向私門非徒競利且以避害然則權安在哉後魏孝明時  
衛士數千人焚領軍張彝宅殺其父子朝廷懼以為亂也止誅八  
人餘並釋之高歡時在民間聞而歎曰亂之始也乃散家財招集

亡命卒移魏祚魏人不知失權之始在乎孝明及高氏執政方云  
祿去公室不亦晚乎誠令人君用法公共按下同一善也而能用  
之惡惡而能去之不以其私妨天下之義雖復體非聖賢蓋亦  
思過半矣嗚呼斯道也甚易知甚易行甚易效而鮮能行者蓋夫  
疑信之際貪旦夕之便因循僥倖以至政隳勢敗而自不之知也  
傳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豈虛言哉

師臣論

徐鉉

至大者天必配以地至明者日必配以月至剛者陽必配以陰至  
尊者君必配以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者也君之有臣也所以教  
其知臣其不逮扶危持顛獻可替否其任大矣故君失之臣得之  
臣失之君得之上下相維乃無敗事非徒承其使令供其喜怒而  
已故曰師臣者王友臣者霸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



亡有三皇已來莫不由斯而致者也衰世之君闇於大道嘉言美  
事掠歸於已諛臣佞妾從而成其過曰生殺廢置國之利器必出  
自一人不當為人臣所教嗚呼斯甚不然也夫往古之事不可言  
已其世近而昭然者請以漢祖明之高祖奮布衣取天下功侔三  
代享祚四百可謂盛矣其舉事之始駐軍於陳留則酈食其之謀  
破武關入咸陽則張良之策還定三秦則韓信之計為義帝編素  
則董公之說出兵宛葉則鄭忠之畫破垓下則三王之力及其成  
功則高祖享帝王之業數子獲人臣之祿豈為人臣所教者不能  
為帝王乎故高祖曰吾不如三傑而能用之所以得天下也及太  
宗文皇帝力行王道天下已平喟然歎曰魏徵教我功業如此夫  
二帝者皆用忠賢之謀以建三王之業歸功臣下而其道愈光老  
子曰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此之謂也昔魏武帝使夏

侯淵守漢中蜀先主用法正之計破漢中殺淵等魏武聞之曰吾  
知玄德不辦此必為人之所教言之失也史論之備矣魏武雄傑  
之主猶有斯論况常人哉夫為國警用兵焉大將將十萬之衆舉  
千乘之國有坐籌制勝者鋒摧殺敵者有先登陷壘者及其成功  
則元帥之功也今使元帥兼此數者而獨論功可乎夫君人出令  
臣下唯知奉行則役夫豎子可為卿相何必勞於求賢哉嗚呼斯  
道之不明又乎明達君子可無思乎可無思乎

勸農論

高錫

勸農者古典也國家歲以舉之然則勸之道不在勸乎時以耕時  
以種時以收穫也在於知其病而去之耳夫農之病者由乎墮於  
制度也制度墮則下得以僭上是故宮室無常規服玩無常色器  
用無常宜飲食無常味四者皆作於是苛伎濫巧出焉浮薄澆詭

騁焉業專於是貨易於是者利甚厚於農矣農雖日勸之豈有益哉凡民之情所急者利利苟有取假嚴刑法以毒之民亦不顧其罪而趨之矣利苟無取假垂仁惠以撫之民亦不知其恩而背之矣非民愛其罪而惡其恩蓋所樂者利也于今之農其利甚寡農家之利田與桑也田之所出者穀帛夫以墾之婦以蠶之力竭氣衰方見穀帛穀帛之價輕重不常農家出則其價輕入則其價重輕重之弊起於時也時底於稔穀帛多矣租不取焉農乃易其多以赴征租故有輕而出時遇於凶穀帛逋矣賦歛玄取焉農乃完其通以供賦歛故有重而入稔既輕出凶又重入則田桑之入腹之食身之衣亦已懸矣敢言於利乎所謂病之深也且務苛伎淫巧浮薄澆詭業專於是者貨易於是者不苦於體不疲於神皆坐而獲利焉即如雕一寸之金鏤一寸之玉比穀之價有幾也文一

尺之綺飾一尺之純比帛之價有幾也既金玉綺純與穀帛之價不侔又無凶稔輕重之弊食以之具衣以之餘以此則誰肯勤於農哉若使雕鏤不如耕鑿文飾不如經織寶穀如金玉貴帛如綺純必見溥天之下有男皆執於耒耜有女皆務於杼軸必無曠土無游民何者殺之利薄農之利厚也若欲勸於農先思去於病若欲去於病先思舉於制制度舉則俾下無以僭上上之宮室之規使下不得宅焉上之服玩之色使下不得衣焉上之品用之宜使下不得舉焉上之飲食之味使下不得薦焉則奇伎淫巧浮薄澆詭業專於是者盡息矣制度既舉病自然去病既去農不勸而自勸也何須歲舉古典哉

斷論

田錫

謀慮者斷之始也勇敢者斷之用也若謀慮未甚精成敗未盡見

情偽未洞知而不忍欲利欲勝之意不忍小忿小恥之心卒然奮發自謂決斷斯乃剛忽而趣敗也安得謂之斷哉若謀慮已精成敗已見情偽已審而猶疑事或未濟尚憂理之未盡猶豫於大難惶惑於臨機本謀亂而不能堅守始慮撓而不能必行是謂無斷也愆排大難濟大事立大功垂大名皆由於斷也陷大惡致大亂隳大功失大事亦由於斷也蓋謀熟而後斷則大功大名隨之而興矣智淺而言斷則大惡大亂亦隨之而陷矣昔桀惡日盈湯德日新干戈未舉成敗之數先定也湯乃勃興應天順人一戰而克遂自諸侯而為萬乘主斯則湯之智慮已精成敗已見而果敢於斷也其次商紂縱虐而文王之德素積於民民心歸周父矣一旦武法成湯之舉師次牧野風裂旗旆武王震怒以為天意未從遽思中輟唯太公獨排衆意以為必克是則武王之斷未侔於太公

洎秦滅六國威名雄迹信有英斷長戟巨鎧銷為金狄聖謀國典焚為煨燼將以弱諸侯之兵也將以愚天下之民也若是果斷自謂超三王邁五帝然而陷大惡致大亂失大位得非斷於強暴而不斷於仁信乎由是知有斷於威武也有斷於為仁也有斷於用賢也有斷於貞介也許由棄堯之禪讓伯夷絕周之蔬粟是斷於貞介也管蔡流言周公誅之大義滅親之斷自周公始也龍逢比干以諫而死是斷於為忠也伊霍廢黜由已是斷於為大節也燕王用樂生雖謗書盈篋而委任愈堅此則斷於用人也項籍勇傑不能終用范增所以霸王之業卒為漢有豈非無斷於推心乎世祖單騎入銅馬之軍人人相悅悅其推心也唐太宗之宗頡利控弦者二十萬臨於渭濱太宗單騎隔水責之戎人畏伏下馬謝罪于時臣僚進諫以為輕敵上曰國家初定若是之弱即生戎心所

謂智畧周通而決斷果敢也漢祖數項羽之罪而弩天竊發責敵  
之罪頗類太宗然為飛鏃所中萬一不幸即漢祖之斷有餘而料  
敵之智或淺也有以見楚子投袂而起孟明焚舟而前是皆幸而  
成功豈是善謀而能斷哉夫智與斷在乎兼備也若差之毫釐失  
之千里使漢祖從酈生之言斷而不疑則功業無因而濟矣使太  
宗從高祖之言疑而不斷則國家無因而變矣今之論者皆以韓  
信不從蒯通之言謂之無斷錫以為韓信不斷於為忠而猶豫思  
亂以取誅滅也何哉當蒯通說時其心不迴謂受漢恩深不忍叛  
也及其功高而疑生勢逼而猜起不能堅守初志卒與陳稀謀亂  
何始於忠而終於逆蓋無斷於忠節也非無斷於逆亂也詩所謂  
鮮克有終其是謂乎亦猶孝景始用晁錯之言從之如順流將削  
七國之封弱伎而強本一旦七國共叛遽聽袁盎之言誅錯以謝

七國錯既誅而亂不息豈非孝景無斷於用人而反惑讒誣之言  
哉若成與敗但思一決而不圖始終慨然自謂決斷不其謬歟故  
管仲不死子糾之難非無斷也非其死所也晉宣得中饋之贈不  
敢出戰非無斷也戰未便也是知智計明然後決斷則事無不濟  
矣

原古

賈同

古者故也自我而上皆故也傳說曰事不師古以克求世匪說攸  
聞然則嗚呼師之執也曰古猶今也人之所以率古而言事者取  
於衆也取於衆則所見長矣自我而上皆古也自我而上一世也  
以一世而窺千世則何法而不有焉擇而用之何用而不長焉是  
知師古者非師其年也師其衆也周公於是考三代而制禮樂焉  
孔子於是祖述堯舜而修六經焉師於衆而執其中也曰堯舜而

上犧農黃帝之道不足法邪曰否非不足法也不能法邪夫錦綺  
之為衣豈不美哉而為天下者不用之而用布帛以其能足於天  
下也周孔之道萬世不能易足於萬世者也賢者及之不賢者失  
之而無能過之者猶失之者也故周孔之道如衡夫衡物輕於權  
則不能起權權輕於物則不能勝物唯權與物稱然後衡正曰然  
則犧農黃帝亦聖人也何以不為之中焉曰時未也聖人則欲自  
然也不得已而後有作焉事之既生為之制宜而節度之謂之禮  
可以長世用之謂之經夫禮經者起於薄薄盡而後酌於厚薄之  
間謂之中而民未及薄安得教之薄乎曰聖人亦知其後必薄乎  
曰知曰知則何為不先為之中邪不久之厚何有焉曰聖人惡其  
教人之薄也道之至薄則臣殺其君子殺其父焉得使之預知其  
弑君弑父邪由是而言一日之厚不可不有也曰然則何以知後

世不可易也曰以治亂之極而知之也曰何以知治亂之極也曰  
以力與欲知之也何以言之曰力者有常者也欲者無常者也以  
無常之欲不已則力竭力竭則欲止欲則亂極也不止則民斯盡  
矣自古而今未有盡民之亂也止則緩力而蠲欲不已則欲盡則  
力全則治極理所以然也終而始之上自有物下迄而窮吾知其  
不能也已原古

原祭

鄭 褒

先王之設祭祀所以禮天地而事祖宗報本而反始貴誠而尚德  
也尊有異制牲幣有異數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王者繼天  
為子故郊以享帝孝以承業廟以事先諸侯守土地之官宗廟之  
外得以祭境內之名山大川卿大夫而下臣於人無敢越祭祖禩  
而已是以神不臨非祭人不祀非鬼季孫旅於泰山孔子非之謂

舟有曰汝弗能救與不獨非於季氏而又罪於其臣楚昭王疾卜  
曰河為崇其大夫請禱之王曰余雖不德河非獲罪言非其地故  
也遂不祭孔子美之曰楚子其知大道乎今之世道士之教則曰  
天地神祇祭之則獲福延年矣浮圖之教則曰天地神祇祭之則  
獲福延年矣人心懼禍而樂福聞其說難能拒之川奔而壑赴自  
庶民而上歲或一祭或再祭或三四而不止焉祀典之設因民事  
非為已也有天下然後祭太不有土地然後祭山川敢有僭擬罪  
不細矣法寬而不禁斯可懼也棄民而為已如可求之彼秦漢之  
君殫四海之產勸於神仙其卒有獲乎彼為天子不由先王之禮  
而從道士之說神猶不變况庶民而上僭於禮而誣於神神其臨  
哉其傳萌拆於秦枝蔓於晉宋齊梁之間迨今百千歲根深蒂固  
牢不可拔世之人習熟於聞見為之而不思今聞有正其說必以

為狂惑之人嗚呼祭法壞矣曰如之何而止之曰不以法理其無  
可奈何

原孝

陳堯

立身之謂道本道之謂孝上自天子下至于庶人未有不由而立  
也嗚呼為孝之道是因乎心者焉孝有小大性有能否君子小人  
亦各存其分也聖人之教布在方策不敢毀傷存其始也立身行  
道要其終也君必誠其心遊必擇其方然後謹以溫清之禮慎以  
飲食之節起居進退罔拂其志善事幾諫勞必無怨至于愛敬之  
道乃天性也無忽天性以慢人紀斯可錫其類而不匱也世之愚  
者知其孝乎而不知所以為也越禮以加敬輕生以致養且曰親  
之疾弗瘳者子之肌可瘳焉乃折體斷股密寘于味苟親之壽幸  
而未盡而或生也則鄉里神其事以為孝之感乃聞之于州縣聞

之於天子官給其賜以優之然後傳之於後旌之於門閭率土之民向之而思其効者矣嗟乎風俗之移人也而官其事者遂以之自賞俾蚩蚩者知其室而不知其戶也逾墻鑽穴而迄殞乎命且親之憂必以疾也非疾而自刑是致其憂者也予曰毀不滅性死生之際尚或存也苟居疾以剥膚由味而喪軀則所謂陷之於不義者也禽之相食尚曰無有安在為人父母而食其子者乎古之孝以感者多矣猶是者未知覲焉且民之耳目烏知所謂聖人之道在乎諭之而已既諭之且制之俾為孝之民誠其心而不誠其名愛其生而不愛其賜始干一邑迨于一郡然後天下之民可率之以道也斯之謂王化之基人倫之本可不急乎

大宋文鑑卷之九十三

大宋文鑑卷之九十四

論

封建論

洪範論

近名論

晁錯論

本論

朋黨論

為君難論上

為君難論下

封建論

柳子厚為封建論以短封建者誠以周之亡旧立諸侯之過也故

廖

廖

范

文

歐陽

歐陽

歐陽

歐陽

廖

僑

僑

仲淹

彥博

僑

僑

僑

僑

僑



曰周之失在制不在政又云諸侯各專其國繼世而理其人之賢不肖不可知而民之理亂亦不可察也又云諸侯世祿在位各據其地則天下雖有聖賢者生無以立於天下如子厚之論是蓋知其本而不知其末而不知其本故以封建為非故曰封建非聖賢之意也勢也又云湯武之所以不去封建者因其力以得天下故不去也此亦見子厚之惑者也夫事有得失理有是非固不易也備謂誠聖賢之立封建者道也非勢也周之亂天下非制失也失在政也又謂天下諸侯雖專國繼世而理亦不能亂也雖世祿在位亦不能妨天下之聖賢也又謂湯武之不去封建者實以封建者古之常道也非因其力以取天下而不去也且夫聖賢之立制度皆取法於天地而節制於人使人悉得其所耳當主人之初萬物屯蒙而莫知其所以理易云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是也是封建者聖人所以理民之達道觀三代封建之制因地制民因民制祿使大不至於難制小不至無賴是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上下相制罔有不順則封建者固因人之利而為之也夫所謂勢者乃不得已之辭也豈有取法天地節制於人而曰不得已哉以此為勢則天下孰不為勢是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分皆勢也何止於封建而已乎備故曰封建者道也非勢也且封建之制地有差等祿有多少禮樂器物各有分限是故下者不可上少者不可多降者不可升無者不可有執是而行雖世未有亂者也若地不必有差等祿不必有多少禮樂器物不必有分限下者不必下少者不必少降者不必降無者不必無則未有不亂者也觀周世之末然矣豈制之失乎是蓋失其政而然也且三代之盛則非不封建也而不聞亂何封建利於三代之初而不利於三代之



末乎是蓋政存與政失之謂也使周末之天子執文武成康之法而不失則文武成康之時也又安得有問鼎射王之事當夷王而後禮樂征伐天子不能有也安得諸侯不為遊設使雖不封建未有不亂者也備故曰周之亂在失政也且夫諸侯者奉天子之法以理其國也動靜進退莫不由天子也是故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恭不恭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叛叛者君討夫然則天下諸侯莫敢不為善也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天下八帥帥以理長長有不善則帥舉之帥有不善則卒舉之卒有不善則正舉之正有不善則伯舉之伯有不善則吏舉之上下相制雖

有不肖者固不敢為不善矣設有為者則流矣討矣而不存之於天下也夫然則天下無不善矣設有為理者也備故曰雖專國繼世而不能為亂也且聖賢之用與不用繫乎在上者也在上者果其人則能用之果非其人則不能用之此事之固然者也當三代之時不聞有聖賢不居其位當三代之季則然後聖賢有不用者則是用與不用繫於上明矣彼封建者亦所以待聖賢者也安得反妨聖賢哉當聖賢不用之時乃封建失制之時也曰天子之法不必行諸侯之惡不必絀是故天下各據其地而聖賢棄矣觀其然夫豈在於封建是誠制亂之罪也備故曰雖世祿在位不能妨聖賢之於天下必主之者愍世之亂然也固不以得天下為利也若以湯武不去封建為因其力以得天下則是湯武苟於得天下也孔子以湯武為仁人乎孔子以為仁人則湯武之不苟得可知

也且聖賢之心唯欲利後世益天下苟事有利益者雖死焉為之也若封建果不利天下益後世則去之以利益乎天下后世矣又豈肯因而不革况封建者以天下為公也而守宰者示天下以私也封建者與天下共天下守宰者欲以獨制天下為心公私之道昭昭矣而公私之義固有差矣僞故曰湯武之不去封建者蓋古之常道也非因其力而不去之也且子厚不究天子之法亂而使諸侯叛反以封建為周之失制不究法不亂則不善莫由在位反以繼世不肖致亂為患不究升賢絀不肖為當世常法而反以聖賢不立為慮不究聖賢立法制必取法天地而利人反以立封建為勢不究聖賢之心無所苟反以湯武不去封建為利其力僞故曰子厚之論封建知其末而不知其本也雖然子厚以封建為非者以守宰為是故也以守宰為是者無他乃曰有罪得以絀有能

得以獎朝拜而不讎夕拜而不讎朝不之矣夕拜而不讎朝不之矣又云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使僕室盡封侯王則孟舒魏尚之術莫得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行明謹而道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誥交約從之謀周於同列矣嗚呼若是者子厚果大不明其本也以是為是則豈封建之世有罪者不得而絀乎有能者不得而升乎朝拜而不讎夕不能升之乎夕拜而不讎朝不能升之乎若有罪不絀有能不升法制不能拘者皆已亂之世也已亂之世無不失也何止於封建哉已亂而罪之何異惡桀紂之不道而責湯武嫉商均之不肖而非堯舜也於理順乎雖然子厚止知漢之封侯王而不知古之封建也止知漢之封侯王則宜其所謂明謹而道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誥交約從之謀周於同列也若古之封建固不至是三

代之封建凡天下四海九州二百一十國在夏商則百里極矣國  
凡有五等五等之國制度不同同出於天子者也古之一大國止  
今之一郡耳是故其力易制其患易救固未有能為亂者也漢之  
封侯王則一侯王之地如古之大國數十則漢豈行封建之法哉  
乃漢自為之法非封建之法也若以漢自為之法而疑古封建為  
短是由以弱咽之故欲去舟與食者也豈封建果非哉而又孟舒  
魏尚黃霸及黯之輩當三代之時不啻千萬輩在卿大夫之列安  
得謂在封建之世則不得伸其才術豈數子者之才能為太守而  
不能為他哉而子厚固以為封建則能用之不知意之若何也嗚  
呼是非得失之理明明若是又何曲為之言也備非好辨也庶聖  
人之道少有明耳

洪範論

廖 備

箕子之叙洪範云鯀陞洪水伯陳其五行天乃不畀洪範九疇彝  
倫攸斃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孔安  
國傳其言云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  
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備觀安國之意誠謂洪範之書出於天  
者也禹之所得乃天與之也故云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洎班固  
撰五行志又引劉歆之言亦云禹得洛書神龜之文而後知洪範  
備案洪範皆人事之常而前古之達道也前古之達道皆出於聖  
人者也伏犧而前備不可得而知也伏犧而下至於堯舜觀其事  
未有不法天行道以理天下使皇王之德被於兆人而足以儀法  
千古則洪範者固前賢之所啓也豈得在禹方受之於天哉若洪  
範之書出於洛而神龜負之以授於禹則是洪範者果非人之所  
能察也自禹而上果未之聞於世也若果非人之所能察而世果

未之聞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事不聞於堯舜而上也今驗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義自伏羲而下未有不由之者則洛出龜負以授於禹得為可乎雖然安國劉歆班固所以云者誠惑於箕子所謂天錫故也是亦不知天道之說也夫凡所謂天道誠亦在於人耳順於天乃天道之與也不順於天乃天道之不與也書云天之歷數在故躬順道之謂也又云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不順道之謂也其洪範者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所履而凶人之所不及也緣有凶德於天下而達道誠不可得也故箕子云天乃震怒不界洪範九疇禹有聖德於天下之達道固行之也故箕子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諸儒不達於此以皇天震怒不界洪範九疇即謂天果祕之而不與之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即謂天果受而與之斯實不明箕子之意也若諸

儒所論天之歷數在故躬是必親授歷數於天也天命誅之必親受俟於天也何不然之甚乎備以為洪範者出於前聖之心也而後之為君者苟能務蹈聖德未有不受洪範於天者也自二五已降有道者皆受於天所以然者天下之達道天之常道也行之則受之於天矣諸儒又云洪範九疇禹次而類之又云洛書本文凡六十五字此又足恠矣雖然欲成其為能無辭乎諸儒既有洛出龜負之證則宜其云也於此嗚呼聖人之道不得其傳誠可痛矣或曰然則洪範之篇所以錄之者箕子也以武王之問故遂以洪範之道錄而為書亦由周儀二禮皆古之達禮也周公錄之以成書耳

近名論

范仲淹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

言人知愛名不如愛其身之親也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

言為善近

名人稱辨之非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貞斯人之徒  
全身之道也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為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為教使天  
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  
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鈞以邀文王夷齊餓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  
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  
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  
慎矣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為  
善近名豈無為邪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性本三王身之  
也躬行五霸假之也假仁義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  
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百姓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  
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德弑父叛君惟欲是  
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

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獎  
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  
為國家之用哉

龜錯論

文 彥博

臣讀漢史龜錯之策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臣謂錯  
之言乖謬頗甚因試論之夫易之乾曰天道也君道也坤曰地道  
也臣道也天地既位君臣之象著矣君臣又濟邦家之治隆矣而  
錯乃云臣不及君故自親事然則古之聖帝明王安用輔相而致  
治乎所謂五帝者堯舜為聖之優故仲尼刪詩書則斷自唐虞為  
萬世法二典之載堯則有命羲和為天地四時之官允釐百工庶  
績咸熙舜則命禹平水土棄為稷官契作司徒臯陶作士垂為共  
工益為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皆選於衆而後用其人名

任以職且云僉曰汝諧慎東之至也所以百工允整熙帝之載如此則堯舜果自親事乎仲尼曰舜何為哉端拱正南面而已錯所謂自親事豈非乖謬乎若後之人君謂錯言為是乃以一身一心兩耳兩目獨任自用以周天下之萬務豈不殆哉又將使厥后自聖無復察邇言好問之裕仲尼云一言幾於喪邦者謂人莫已若則錯之言亦幾於茲乎臣故著論深切以明之庶幾有所補益

本論

歐陽脩

佛法為中國忠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

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田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惠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受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絃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

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求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治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

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十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弁游墮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假而為佗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歐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不惑者方艱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秋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

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渺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佗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朋黨論

歐陽脩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

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踈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舉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羨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因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盡解黨人



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又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羨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夫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為君難論上

歐陽脩

語曰為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

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為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為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為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為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偏舉請試舉其一

一昔秦苻堅地大兵強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為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辨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三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

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為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有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特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為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為之內顛欲自

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為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歛國怨乎

為君難論下

歐陽脩

嗚呼用人之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

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将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

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者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

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大宋文鑑卷之九十五

論

泰誓論

歐陽脩

辨惑

石介

漢論上

石介

漢論中

石介

漢論下

石介

陰德論

石介

賞罰論

劉敞

患盜論

劉敞

叔輒論

劉敞

泰誓論

歐陽脩

書稱商始咎周以秉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  
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  
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比十年商人有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  
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  
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  
掌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  
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  
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  
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  
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  
去顧天下皆莫可歸問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

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  
為非依之人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  
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  
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昔之泰  
誓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  
數之爾是以西伯聽震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  
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  
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  
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文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  
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  
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  
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

再改元則請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  
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為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  
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  
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  
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  
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  
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  
祭於文王之墓然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  
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辨惑

石介

吾謂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然此三者舉  
世人皆惑之以為必有故甘心樂死而求之然吾以為必無者吾

有以知之大凡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崇於一人莫貴於一  
人無求不得其欲無取不得其志天地兩間苟所有者惟不索焉  
索之莫不獲也秦始皇之求為仙漢武帝之求為黃金蕭武帝之  
求為佛勤已至矣而秦始皇帝遠遊死蕭武帝餓死漢武帝鑄黃  
金不成推是而言吾知必無神仙也必無佛也必無黃金術也

漢論上

石介

噫嘻王道其駁於漢乎湯革夏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  
餘盡循禹之道周革商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  
湯之道漢革秦不能盡循周之道王道於斯駁焉夫井田三王之  
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封建三王之治也射鄉三王之禮也學校  
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齊衣服以章宮室以等三王之訓也三王市  
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

過三日五十者養于鄉六十者養于國七十者養于學孤獨鰥寡  
皆有常餼周衰王道息秦并天下遂盡滅三王之道漢革秦之祚  
已矣不能革秦之弊猶襲秦之政而井田卒不用也什一卒不行  
也射鄉卒不舉也學校卒不興也度量卒不齊也衣服卒不章也  
宮室卒不等也市廛而稅關譏而征林麓川澤不以時而入用民  
之力無日五十六七十者不養孤寡鰥獨無常餼三王之道不  
復非秦之罪也漢之罪也桀滅夏道湯亦受命克承禹烈故夏之  
民歸于商不見商之政而見禹之政商之民歸于周不見周之政  
而見湯之政秦滅周道漢亦受命不襲周之政而必秦之弊立漢  
之政故秦之民歸于漢見漢之政而不見周之政蓋以漢之禮樂  
易三王之禮樂也以漢之制度易三王之制度也以漢之爵賞易  
三王之爵賞也以漢之法律易三王之法律也以漢之政令易三

王之政令也噫漢順天應人以仁易暴以治易亂三王之舉其始  
何如此其盛哉其終何如此其卑哉三王建大中之道置而不行  
區區襲秦之餘立漢之法可惜矣

漢論中

石介

或曰漢改三王之道作之者其誰歟曰曹參陸賈叔孫通之罪也  
漢高祖以干戈而定天下陸賈曰陛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  
於是使賈著秦所以得天下及古今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  
奏一篇帝輒稱善高祖已平天下羣臣飲酒爭功或妄呼拔劍擊  
柱上患之叔孫通乃與弟子百餘人雜採古禮與秦儀以為漢儀  
帝用之曰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漢高祖豁達大度聰明神聖溫  
恭濬哲英威睿武其資材固不下乎湯禹與文武道之使為帝則  
帝矣使為王則王矣方平定禍亂思為漢家改正朔定禮樂立制

度明文章施道德張教化一風俗興太平以垂於千萬世賈若能  
遠舉帝皇之道致於人君施於國家布於天下通若能純用三王  
之禮施於朝廷通於政教格於後世以高皇之材而不能之乎乃  
齷上進夫當時之近務王霸之猥略貴乎易行孜孜舉夫近古之  
野禮亡秦之雜儀求夫疾效使高祖上視湯武有慙德漢家比蹤  
三王為不侔可惜也哉初蕭何為相天下未甚又而何死曹參代  
之參以為蕭為之規當守之勿失日飲醇酒寬縱不治事雖復惠  
帝求治參不能竭才輔之直以高祖之初定禍亂蕭何之草創律  
令民僅出塗炭為已太平國僅立法式為已大備當其高祖之既  
平禍亂蕭何之既定律令惠帝之方求治參能竭伊尹致君如堯  
舜之心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道以事惠帝制度之未脩者脩之  
教化之未格者格之文章之未備者備之禮律之未明者明之刑

政之未和者和之盡循三王之道而行之賈與通既施之於前參  
復行之於後漢豈有不及三王之治者乎故曰陸賈叔孫通曹參  
之罪也

漢論下

石介

或曰時有澆淳道有升降當漢之時固不同三代之時也盡行三  
王之道可乎曰時有澆淳非謂後之時不淳於昔之時也道有升  
降非謂今之道皆降古之道也夫時在治亂道在聖人非有先後  
耳桀紂興則民性暴湯武興則民性善湯之時固在桀之後武之  
時固在紂之後而湯武之時豈有不淳於桀紂之時其道亦已降  
乎其民亦已難教乎時治則淳時亂則澆非時有澆淳也聖人有  
則道從而隆聖人亡則道從而降非道有升降也民厭周久矣苦  
秦甚矣秦之政極弊也民得出極弊也唯使之從三王之政非如



盤筭之深閉可畏也既得出盤筭而得適非盤筭人皆樂然從之也况使從三王大中之道躋於泰然安樂乎當高祖提秦之民於千萬丈不測深淵中置之於平地若示之以三王之政革之以三王之化鼓之以三王之號令明之以三王之律度民有不肯從之乃曰不如在千萬丈不測深淵中之樂邪吾未之信也當乎天下初定也民未有富兼貧民未有彊凌弱民未有衆吞寡民未有大并小因定之經界因為之井田民有爭乎國未有巡行之費國未道國關用乎封建以域之射鄉以仁之庠序以教之養老以厚之秦之民不為漢之民為三王之民也民不見漢之政見三王之政也伊尹俾其君不及堯舜其心媿耻若撻於市湯去堯舜數百年矣而又承桀之大亂其時固亦澆漓矣且能以堯舜致其君曹參

陸賈叔孫通乃獨不能以三王之道車於漢使漢不及三王誠可罪也或曰漢之輔政者前有蕭張中有平勃後有霍光魏相公孫博陽侯韋賢父子而獨責於賈與通暨曹相國不亦偏乎曰易之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君子以治曆明時鼎曰君子以正位凝命當高祖定天下乃革去故鼎取新之日也曹參陸賈叔孫通正當君子以治曆明時正位凝命之際也會其時乘其際不能創制度明律令以垂萬世法適當其罪也至於後世法令已定矣條章已著矣制度已行矣朝廷循之已慣習矣而遽更之得無亂乎富者已連田兼地矣疆已凌弱矣衆已吞寡矣大已并小矣而遽正之以經界居之以井田民肯從乎後嗣奢縱日作土木不息內畜嬪侍外耽畋遊殫天下之力猶供億不足而遽行中正之道取什一之賦罷關市開山澤國其不之乎故

晁錯請削國地而被誅仲舒請限民田而不用霍光魏相公孫章  
賢博陽侯雖有其才豈復能為漢家革制度乎適不當其時也故  
吾罪曹慘陸賈叔孫通也

陰德論

石介

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地人異位而同治也天地之  
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其出一也皆隨其善惡而散布之善斯  
賞惡斯刑是謂順天地天地順而風雨和百穀嘉惡斯賞善斯刑  
是謂逆天地天地逆而陰陽乖四時悖三才之道不相離其應如  
影響禍福刑賞豈異出乎夫人不達天地君之治昧禍福刑賞之  
所出行君威命執君刑柄發仁布令代君誅賞而經經焉守小慈  
蹈小仁不肯去一姦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旨謂不殺一  
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福也苟不以已之喜怒以天下之

喜怒殺傷雖多天地神明福之矣苟不以天下之喜怒而以已之  
喜怒而害一人損一物天地神明固禍之矣且天地能覆載而不  
能明示禍福於人樹之以君假其刑賞以嚮背善惡人君能刑賞  
而不能親行黜陟於下任之以臣假其威權以進退貪良者進  
之君賞之也天福之也矣其德哉貪者退之君刑之也天禍之也  
矣其仇哉以進退於人謂德仇在已乎欺天而無君也州方千里  
牧非其人千里受弊邑方百里宰非其人百里受弊使一牧一宰  
有罪而罹其誅孰多千里百里無其辜而受其弊是仁一牧宰而  
不仁於千里也暴我鰥寡虐我惇嫠天地君所欲除而存之違天  
地君也違天地君而曰存陰德禍斯及矣白額虎暴而害物周處  
殺之而獲福兩頭蛇見而人死叔敖斬之而得報尸而官塗而民  
其害豈特白額虎兩頭蛇之比也而能除之陰德隆而無窮矣

賞為勸有功也賞必以春夏不已怠乎罰為懲有罪也罰必以秋冬不已緩乎怠則不勸緩則不懲然而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者是非聖人之意也應之曰否子所謂功者謂扶世治民之為功乎抑謂關土疆兵之為功乎子所謂喪業失序之為罪乎抑謂殘民害上之為罪乎子賞之勸也將勸其至於善而已乎將幸其身而已也子罰之懲也將勉其至於耻乎將勉其身而已也吾語汝聖王之治聖王之治官得其職民勸其事物安其所無獨治之名無倉卒之功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陟也所謂賞其黜也所謂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則何怠且緩之有古者唯軍賞不逾時軍罰亦不逾時用命賞于祖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不用命戮于社欲民速見為不善之辜是聖王之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非

所以治士大夫故子之所刺者乎世之治也子之所稱者軍中之法也且天賞為勸善也為善者終身誠之今一賞以春夏而已至于怠矣則是雖為善未嘗不偽也從而賞之是賞偽也豈所謂善乎與其賞是人也則若勿賞是人也故君子正行非以干祿也經德非以希世也愛民非以故譽也尊主非以懷賞也故有功雖賞不驕賞之雖晚不怠曰非春夏則不可賞乎趣取賞而已矣何必春夏為曰否是所謂順天者也為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孝於已欲其子之孝於已莫若已為孝為人上者莫不欲其下之順於已欲其下之順於已莫若已為順天者主之士也王者諸侯之上也諸侯者大夫士之上也故王者順天則諸侯順王諸侯順王則大夫士順君君之所為而大夫士為之是良大夫士也王之所為而諸侯為之是賢諸侯也天之所為而王者為之是聖王也故春夏

者天之和氣也天所以施生也物之所榮也故賞行焉秋冬者天之義氣也天所以肅殺也人物之所畏也故罰行焉故賞罰之所以順天者臣事君也子事父也少事長也賤事貴也其本在王天下之君悅而言之曰王猶順天則天下之君莫不悅而順王天下之君悅而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莫不悅而順君故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非以祈報也以達天下之大義也

患盜論

劉敞

天下方患盜或問劉子曰盜可除乎對曰何為不可除也顧盜有源能止其源何盜之患或曰請問盜源對曰衣食不足盜之源也政賦不均盜之源也教化不修盜之源也一源慢則探囊發篋而為盜矣二源慢則操兵刃劫良民而為盜矣三源慢則攻城邑略

百姓而為盜矣此所謂盜有源也豐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賊者均也化世無亂者順也今不務衣食而務無盜賊是止水而不塞源也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縱焚而救以升輪也且律使竊財者刑傷人者死其法重矣而盜不為止者非不畏死也念無以生以謂坐而待死不若起而圖生也且律使凡盜賊能自告者除其罪或賜之衣裳劍帶官爵品秩其恩深矣而盜不應募非不願生也念無以樂生以謂為民乃甚若為盜乃甚逸也然其盜非其自欲為之由上以法驅之使為也其不欲出也非其自不欲出由上以法持之使留也若夫衣食素周其身廉恥夙加其心彼唯恐不得齒良人何敢然哉故懼之以死而不懼勸之以生而不勸則雖煩直指之使重督捕之糾固未有益也今有司本源之不卹而倚辨於牧守此乃臧武仲所以辭不能詰也凡人有九年耕然後有三

年之食有三年之食然後可教以禮義今所以使衣食不足政賦不均教化不脩者收守乎哉吾恐未得其益而漢武沉命之蔽殆復起矣若乃尚適發之術任巧譎之數者未足以絕姦而欲雍因以見殺於晉故仲丘有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推而廣之亦曰用兵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乎引而伸之亦曰禁盜吾猶人也必也使無盜乎盜亦反其本而已矣爰自元昊犯邊中國頗多盜山東尤其天子使侍御史督捕且招懷之不能盡得於是令州郡盜發而不輒得者長吏坐之欲重其罪予以謂未盡於防故作此論

叔輒論

劉敞

叔輒夷日食叔孫昭子譏之曰叔輒將死矣非所哭也嗚呼叔孫昭子不知言者乎天昭公弱君也草國父矣季氏疆臣也能東來

政所樹置非親戚則黨與也一臣君不得使焉一民君不得有焉賞罰違於衆而形勢斂於外子家駒達於人者也閉其口而祿仕矣梓慎達於天者也詭辭不敢正者矣是以叔輒知日食之憂必將及君欲陳則不見信欲嘿則不能已欲謀則逼於禍欲隨則失其守發憤壹而無與誰語故慷慨感激至于號咷也設使昭公因而感悟聽用其謀後忠直退姦邪破朋黨之蔽禁彊僭之臣魯可復裏豈獨長守其貴哉當是之時仲丘聖人也而生吳國殞井之徒仁人也四方歸之舉而用焉以謀三桓易矣然而遂不覺悟長惡養凶不及五年奔走失國寄於乾侯終身愁孤從此觀之豈不可大哀而慟哭乎此乃叔輒之所以感也夫忠國之君子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人固未易知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夫言而書之以謂詳矣而猶曰不盡而况乎未始書之未始言之者

哉此叔輒所以見幾於當世狂而不信者也嗟夫

大宋文鑑卷之九十五

大宋文鑑卷之九十六  
論

治戎上

劉敞

治戎下

劉敞

賢論

劉敞

救日論

劉敞

材論

王安石

原過

王安石

周公

王安石

功名論

司馬光

菲論

司馬光

治戎上

劉敞

世言兵者莫求於經世言經者莫及於兵非期相反以謂兵不足  
以經言經不足以兵言是不然也正萬事之本者莫近於春秋春  
秋之事每大於兵者聖人所重也聖人所重其道之不宜不祥其  
持之不宜不精試考之以其文鈎之以其義援而類之比而貫之  
儻可見乎堂之上弗察弗能辨觚角也堂之下弗察弗能辨馬牛  
也而况乎聖人之意春秋之交哉請問治戎柰何曰王者之於天  
下言敗而不言敵夷狄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中國之於夷狄  
言勝而不言戰三者存春秋矣大本也然則是河也王者之於天  
下言敗而不言敵其義猶曰王者則固無敵云爾夫王者既已處  
大極之位立萬物之上矣其嚴如天帝其動如神明四海之內小  
大之屬莫不委性歸命焉是其貴者無敵也苟天之所長地之所  
養畢入府稟以為貢賦是其富者無敵也自生齒以上食土之毛

者皆有任職失職不任則死及之是其衆無敵也發號施令東至  
日出西至日入南至交趾北至孤竹善得以賞惡得以罰君臣待  
以固父子待以親夫婦待以安師友待以成是其順者無敵也据  
無敵之形而善持用之以擬天下是故以其至貴擬至賤則賤不  
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富擬至貧則貧不亢矣必勝之勢也  
以其至衆擬至寡則寡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順擬至逆則逆  
不亢矣必勝之勢也据無敵之形四操必勝之勢四然而猶有敗  
焉者則是非至賤至貧至寡至逆之能使然矣吾必不善持吾貴  
也吾必不善用吾富也吾必不善壹吾衆也吾必不善明吾順也  
是故春秋探其情而反之曰王師敗績于茅戎非有能敗王之師  
者也王自墮也故曰躬自尊而已矣是故昔者先王之御天下諸  
侯時朝其適有逆命未討也脩其志意脩其名訓脩其文告卒成

而後震之以威一物不先則勝不可必此春秋所以顯言賤而隱言敵者非諱也罪不主於敵顯言賤也非不恥也自吾有以取之也然夫太極之貴無訾之富億兆之衆至正之順雖有猖狂惑亂之臣誰能憚之

治戎下

劉敞

夷狄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是何也凡以義却之也十二公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天下之廣兵革之變夷狄之患甚衆然而有言入中國者矣春秋未有言敗中國者也非無其事而不言蓋有其事而不書焉耳夫夷狄者至賤也至亂也至不肖也中國者至貴也至治也至有義也春秋之說不使賤加貴不使亂加治不使不肖加有義是故夷狄之來寇適不幸而不勝春秋之書之適幸而勝雖有其功不得有其名故言其入而不言勝其義猶曰可

以有入中國不可以有勝中國云爾其名猶遠之况其實乎其言猶惡之况其類乎此春秋之指也問者曰夷狄一耳春秋惡其勝不惡其入何也曰非不惡其入也入非夷狄之所能制凡在中國之禦與不也其禦之具素脩則夷狄不能入其禦之具不素脩則夷狄入然而所謂禦之者非至而禦之之謂也先其未至也先其未至者非城郭完甲兵足之謂也政而已矣故春秋之禦戎也外而不內疏而不狎毋示之色以動其目毋示之聲以動其耳毋示之貨以動其欲毋示之侈以動其俗毋示之怠以動其體動之端見則兆之至矣夫夷狄中國其天性固異焉是故謹吾色毋出於禮以示不可以淫縱為也謹吾聲毋出於雅以示不可以汚濫入也謹吾貨毋出於義以示不可以貪婪有也謹吾俗毋入於侈以示不可以荒悖服也謹吾體毋入於怠以示不可以偷墮居也彼



其還觀中國則若鳥之窺淵獸之窺叢雖有攫擊之心者知不可  
往焉而止矣故聖王服戎而非戰也禦戎而非抗也春秋患人之  
莫能知義故順其理而看之曰公追戎于濟西夫不言其來而言  
其追猶曰噫嘻千乘之國萬夫之長亦大也已矣不能使之勿來  
而顧以追之為功乎此其意也是故春秋雖甚賤夷狄而不諱其  
入責中國也雖甚責中國而猶沒其敗者絕異類也夷狄之敗中  
國唯姜戎莩于經僖三十三年非姜戎賢也晉襄公帥而與之俱也夫  
知聖人者患其不學學之患其不思思之者患其不廣思而廣之  
安有不得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因而推之是  
亦曰督戰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禦寇吾猶人也必也使無寇是  
一實也

賢論

劉敞

入君之賢其身不若其使賢之為賢也人臣之賢其身賢也不若  
其薦賢之為賢也聰明辨惠伎藝敏給此可謂賢矣然是謂匹夫  
之苟非人君之操也人君者目不自四明者效之耳不自聰聰者  
效之口不自言智者效之心不自慮聖者效之故曰百官當而已  
矣此人君之操也明者視之則視必遠聰者聽之則聽必微智者  
言之則言必當聖者慮之則慮必精使獨用其身不能治也雖欲  
治之不能給也故曰不若使賢之為賢也忠信仁義剛毅有立此  
可謂賢矣然是謂終身之善也未足以傳世也人臣者以其宗廟  
為心焉以其萬民為心焉以其後嗣為心焉大為之謀而使智者  
就之遠為之略而使仁者守之今世賴其澤後世蒙其福世續其  
類是天地之功也是春夏秋冬之相與成歲也故曰不若薦賢之  
為賢也劉子曰昔者舜有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

矣是以舜好問好察爾言所舉而用者二十有二人被袵衣鼓琴  
二女果而天下治昔者周公相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  
而已矣是以日不不倦勞於求士所執贄見者十有餘人所交友  
者百有餘人賢者相與繼其德而成之至其未也刑措四十餘年  
故君莫盛於舜臣莫盛於周公不為舜之為者非賢君也不為周  
公之為者非賢臣也劉子曰君之不君非獨愚也雖聰明辨慧伎  
藝敏給而不知用賢者猶不君也臣之不臣非獨鄙也雖忠信仁  
義剛毅有立而不知薦賢者猶不臣也昔者桀紂矜天下以能高  
人臣以聲則是豈不聰明辨慧伎藝敏給哉惟其自賢而已不知  
用賢至於亡也昔者臧文仲相魯國魯國以強其言必當則是豈  
不忠信仁義剛毅有立哉惟其自賢而已不知薦賢至於削也故  
曰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所謂驕者非

獨以貴驕人以富驕人者也以材驕人者有甚焉所謂吝者非獨  
吝於爵人吝於分人者也吝於教人者有甚焉故以材驕人慢也  
人怨之吝於教人忌也人疎之是以古之君子莫為驕與吝也求  
為人君者盡於此矣求為人臣者盡於此矣詩云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言君之所以為君也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言臣之所以  
為臣也君為君焉臣為臣焉雖亘萬世吾不知其可改也

救日論

劉敞

春秋左氏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又曰非正陽之月不  
蔽臣以為過矣夫聖王所甚畏而事者莫如天天神之最著而明  
者莫如日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也日有食之天子則伐鼓于  
社諸侯則伐鼓于朝非慕為迂闊而塗民耳目也明其陰侵陽柔  
乘剛臣蔽君妻凌天逆德之漸不可長也如是則災救矣不救矣

畏矣不畏哉立明之言使諛臣依以諂其君邪臣資以固其身臣請辨之幽王之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則二分已安在其不為災者歟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夏之季秋非正陽也安在其不鼓者歟由此觀之日食之必可畏必當救也無所疑矣夫諂諛姦邪之臣出則朋黨比周以遂其私入則設偽欺罔以濟其欲固日夜無須臾之間唯恐君之覺已也日有食之是將喜焉庸肯斥言災異以徹於上哉是以或至於夷陵而猶不寤魯季孫漢張禹是也昔者季孫意如之專魯知日食之為傷其君而不憂也卒逐昭公張禹之仕漢知日食之為害國而不告也卒成王氏嗚呼變所從來微矣為人上者可不察哉可不察哉

材論

王

安石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為患上之人不使其為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為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最蔽者以為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是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而其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認認然以為天下實無材於世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為患則同然而用心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為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入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

得治國而國安焉此其所以異於人者也故上之人苟不能精察  
之審用之則雖抱臯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况其下者乎  
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  
之在廐也驚驥雜處其所以飲水食芻嘶鳴蹄齧求其所以異者  
蓋寡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  
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方駕則雖傾輪絕勒敗筋骨不舍晝夜  
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駢驥駉駉與駑駘別矣古之  
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為天下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耳試之  
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脩幹鏃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  
鷄之頸翮加強弩之上而礮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  
穿而死者比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觀武之所寶也然而不知其所  
宜用而以敲朴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挺也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

樂知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錙量  
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  
焉其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效小事况其賢  
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  
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蓋聞古之人於材有以  
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因天下法度未立  
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所以能復先  
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况教育成就人材之  
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者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  
可用者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鬪  
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  
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今亦患上之不求之不用之耳天下

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者吾不信也

原過

王

安石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闢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責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顏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戒性也且知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亦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歎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為已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具不可性失

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周公

王

安石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執而見者十人還執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十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吾初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闕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者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為周公乎且聖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假於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野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

之俗遂以為聖世之士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  
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  
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產聽鄭  
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蓋君子之  
為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  
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  
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  
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周公亦可謂愚也又曰仰祿之  
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  
豈為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守  
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  
以為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之信矣

功名論

司馬光

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為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  
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草木天不雨露之則不能以生月有光華  
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以成此  
自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小國半之然皆有賢師大夫以  
輔佐其君大者以王小者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世數十傳而  
不絕由是觀之天下烏有無士之國哉患在人主知之不明用之  
不固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臣雖有才智而不得施雖有忠信而  
不敢受人主徒憂勞於上欲治而愈亂欲安而愈危欲榮而愈辱  
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不能用與不知同用而  
不能信與不用同不用賢而求功業之美名譽之白難矣昔百里  
奚虞人也由余成人也商鞅魏人也而用於秦苗賁皇申公巫臣

楚人也而用於晉伍負楚人也而用於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於漢是五國者非然賢人也主不能知而驅之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也齊桓公見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而惡惡國所以興也而亡何故對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君與其人俱來乎曰否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公乃召而官之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二君者非不知孔孟之為聖賢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以為名是以孔孟以為不義而不留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此所謂知賢不能用與不知同也樂毅為燕伐齊下七十餘城燕王疑之使騎劫代將

田單詐騎劫而敗之盡失齊地廉頗為趙將拒秦久而不戰趙王疑之使趙括代將白起擊趙括而虜之阮其卒四十萬項羽用范增謀彊霸諸侯圍漢王滎陽幾拔矣聞漢之反間而疑之范增怒去而項羽卒為漢擒夫駕車者既服騏驎矣又以駕馬參之欲其並驅而前不可得也執田者既樹嘉穀矣又以稂莠雜之欲其並生而茂不可得也為國者既置賢才矣又以小人間之欲其並立而治不可得也是故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君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使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以告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王霸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

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  
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其政而單父大治大禹謨曰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荀子曰人主有六患使賢  
者為之則與不肖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  
則與汚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  
影之狂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  
之瘞也修乎道之人汚邪之賊也今使汚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  
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噫  
人主苟不知其賢則已矣已審知其賢授之以政而復疑之何哉  
凡忠直之臣行其道於國家則必與夫天下之姦邪為怨敵矣非  
喜與之為怨也不與之為怨則君不尊國不治功不立也以一人  
之身日與天下之姦邪為怨更進迭毀於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

而兩可如是則忠直之臣求欲無危不可得也君子非愛死而不  
為也知其身死而功不立姦邪愈熾忠良愈恐政治愈亂國家愈  
危也是以君子艱進易退辭貴就賤被髮佯狂逃匿山林者以此  
故也此所謂用賢不能專與不用同也明主為之不然審求天下  
之大賢而亟用之專信之舉社稷百姓而委屬之雖有至親不能  
奪也雖有至貴不能爭也雖有讒巧不能間也確然若膠漆之相  
合視其際而不可得見也然後賢者得竭其心而施其才不憂怨  
賊之口不懼猜嫌之迹人主端拱無為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  
矣古之聖帝明王用此道而光宅四海長育萬物功如天地明若  
日月者多矣固不待稱引而知也請言其時近而道卑者昔齊桓  
公得管仲三熏而三浴之解其繯紕置以為相鮑叔桓公之傳也  
避太宰之位而安隨其後國子高子天子之守鄉也人率五鄉而



聽其政令況其餘四境之內上下之人其孰能不戰戰栗栗從桓公而貴信之是以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不為五霸首也陳平楚之亡將也漢高祖德之使其護諸將絳灌之屬盡害之高祖以平為護軍中尉盡監諸將諸將乃不敢言韓信亡卒也高祖用蕭何一言拔諸行伍之中以為大將諸將皆驚而不敢爭也是以五年之中滅項羽定天下創業垂統四百歲而不絕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布衣之交周旋艱險恩若兄弟一旦得諸葛孔明待之過於關張關張不說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是以能超於敗亡之中保有一方與魏吳為敵國符求固得王景略於處士以為丞相貴戚大臣有害之者求固輒殺之謂太子宏及長樂公丕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以能東取燕西取涼南取襄陽北取拓跋奄有中原幾乎海內此五臣者從今日視之皆英傑之

才也曷使四君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則管仲醢於齊廷陳平窮於戶牖韓信饑於淮陰諸葛孔明老於隆中王景略死於華山名氏埋滅不可復知烏有曠上功烈施於後世如此哉是以大雅云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是其臣之力師曠曰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魏文侯使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由是言之人臣不能立功凡有功者皆其君之功也

葬論

司馬光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歛而藏之齋送不必厚厚者

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耆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畝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官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棄屍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先正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令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官四方食稻衣錦飲

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邪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為葬師為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宅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已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

大宋文鑑卷之九十六  
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它人之謹用葬書未必  
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歛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  
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它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為世  
患於喪家尤甚頃為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為  
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也 不必厚視吾  
祖欲知葬書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正月日具官司馬光述

大宋文鑑卷之九十六

